

宮本百合子選集

第四卷

儲元熹譯

40

宮本百合子
二つの庭

岩波書店 195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187 字數170,000 开本350×1168 $\frac{1}{32}$ 印張8 $\frac{1}{16}$ 插頁3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4400册

定價(3) 0.82元

隔壁人家的細竹，根子伸展到这边院子里，过道上長出了細小的竹筍。伸子順着竹籬拐了个弯，看見經常关着的前面汽車間的門敞着，似乎正在拾掇汽車，可是四下里却又不見人影，只有洋鉄皮牆上的一盞光禿禿的电灯發着黯淡的光。

伸子一臉詫异，順着通向二門的石板走去。这时，江田突然从里院山黄树枝叉出牆外的牆角处走了出来。江田头上戴了一頂主人用旧了的小方格鴨舌帽，脚上穿了双長統膠靴，襯衫袖子卷得高高的，手里捏了一塊油亮油亮的擦汽車的大皮布。他一見伸子，就脫下鴨舌帽来鞠了一躬，說：“您来了。”

“你好。……在拾掇車子么？”伸子問。

“是。趁老爷不在家，想把它好好拾掇一番……”

“爸爸今天不上公司去么？”

“昨天晚上搭快車去山形县了。”

“噯呀！去山形县了么？”伸子的声音很懊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才赶回家的呀。”

“这个可一点兒都不知道。”江田忠心耿耿地望着伸子的沮喪的臉，接着說：“太太在家的。……不过，好像在会客。”

“客人是誰？”

“哦……大概是越智先生吧。”

伸子觉得老远从駒澤跑到这兒，真不值得。她拿着厚紙包

好的花束，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茫然地看着江田拾掇那輛小型的豆牌汽車。过了半晌，江田說：“伸子小姐，您还是請到屋子里坐吧，客人不久就要走的。”

“和一郎他們在不在家？”

“保先生在家。”

伸子从二門走进屋里，觉得自己煞費心机繞了远路买来的这束玫瑰花是白买了。左边的房門紧紧地关着，那里就是客厅。平常日子媽媽招待客人，总听到她有說有笑，可是今天却声息全無。伸子一肚子不自在，向着走廊对面的餐室走去，只有那兒的門开着。

屋子里一只精致的火盆上放着一把鉄水壶，这火盆的外面用暗紅色的漆漆着一个柿子，旁边还用鉄和白錫巧妙地做出枯槁的柿叶。火盆里炭火都成了灰燼，还是生火时堆的那个样子，看来这个餐室已經很久沒有人呆了。

一个女佣走了出来，像接待外客那样地說声“您来啦，”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沏上了茶。

“听說我爸爸到山形县去了。”

“这……”

这个伸子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女佣，扭动了一下身体，仿佛表示主人去哪兒，和自己無關。

“是昨晚动身的么？”

“哪……”

“好吧，謝謝你。”

餐室的鋪席上鋪着地毯，正中放着一張矮矮的日本式的大圓桌，屋子的另一部分則是欧化的，角落里有个深紅瓷磚砌成的壁爐。壁爐兩边放着佐佐所爱好的英国式長椅子。椅子上放着

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袍，那是伸子父亲的棉袍。

伸子拿了花束，走进浴室。在瓷臉盆里放了水，把花束連同裹在外面的厚紙一起浸在水里。然后对着牆上的鏡子，理了一下头髮。

做完这个簡單的动作以后，她立刻觉得再也無事可做，心里十分惶惑不宁。那間正在接待越智的客厅，自己是怎么也不能进去的。这个越智圭一，是請来輔導保准备考高等学校^①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年輕的教育工作者。初来的时候，全家的人对他都不分彼此。除了學習時間而外，他經常在餐室里和大家一塊兒談天，或者在客厅里翻看画冊。保和年紀最小的艳子，經常和他在一起。

前年春天，保考进了东京高等学校了。就在那年夏天，年輕的越智夫妇在佐佐家的乡間別墅里过夏。后来伸子看到他們那时所拍的一張相片，相片里，越智的妻純子，穿了一件大花样的便服，光滑的头髮从正中間分向兩边，身材瘦瘦的，臉部表情憂郁而激动。越智穿了一套白学生裝，很神气地站在她旁边。無論是純子那个激动的表情，或者越智的一絲不苟的样子，都不合伸子的性情脾胃。还有，越智所戴的那架無边眼鏡，照說是和他的外表十分相称的；可是循規蹈矩地挂在他那呆板而沒有表情的臉上，就使得伸子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一向所觉察的他那冷酷而冥頑的人品。

一天，多計代和伸子热心地看着這張自攝的相片，多計代問道：“阿伸，你觉得純子这个人怎样？”

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問題，伸子一下子沒法回答。

① 日本的高等学校，性質相当于大学的預科，年限三年。

“我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怎能……”

“这话不错，我只是问你看了这张相片你觉得怎样？”

对于多計代的这种寻根究底，伸子觉得非常不舒服。伸子有过恋爱的经验，对于夫妇生活的明暗两面，也颇有所体会，虽则现在已经离了婚，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可是像媽媽这样地問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出女性的嫉妒感情，这在一个已经成长的女儿来说，确实是很难堪的。

“她似乎很爱她的丈夫，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得上美丽，我看没有什么问题吧。”

“倒并不是有什么问题……”多計代一面说，一面仍然侧起她那梳着又高又大、具有旧式美的大髻的头，看着那张相片。“听说純子这人很古怪，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可了不得。比如越智先生要上街，她不让他走，赤着脚跑到门口把大门锁了起来，简直就像瘋了一样。”

究竟是谁、而且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事情说给多計代听的？一想到这里，伸子对于夫妇间这类事情以及越智和多計代两人谈论到这类事情时的情景，就觉得恶心。

“把自己妻子的事情这样说给别人听，真是！……媽媽，你爱听那种话么？”伸子说这话的时候，差不多等于直指到多計代的脸上。多計代不吱声了，把手里的相片藏进圆桌下面的小盒子里。

大约一个月以前，伸子回到娘家来的时候，多計代那烏黑的眼珠发出兴奋、快活的光，对她说：“越智先生是个很天真的人。”

“是么？……为什么呢？”

虽然伸子怀疑地反問着，可是多計代仍然毫不在乎地说：“他对我说：‘如果自己不是已经和純子结了婚的话，一定会向你

求婚的。”

多計代說的時候那種得意神氣，使伸子十分惊奇。

“可是……”伸子心里引起了強烈的質問。那爸爸怎麼辦？

“怎麼使得呢……這種事情！”

多計代瞥了一眼女兒那副瞠目直視的神情，解釋道：“所以說呀，那也不過是一句假設罷啦。”

可是，從此以後，伸子心里就深深印下了越智的厚顏無恥的面影。多計代說不定沒有覺察出來，越智那種話，表面上仿佛是恭維母親，實際上是父母兩人都讓他侮辱了。伸子對越智的這種惡感，越智也看出來了。每當母女之間發生齟齬，多計代就仿佛得了印証一般，恨恨地說：“難怪越智先生有一次說過，‘伸子這個人是為破壞而破壞的！’”

聽到這句話，伸子心頭湧起對越智的極端厭惡，自己都覺得臉色刷的一下變白了。

現在，客廳的門緊緊地關着。不讓伸子進去，不讓她指摘。伸子覺得，她連客廳那扇門的把手都不敢碰一下。

伸子茫茫然地往樓上保的書房那里走去。

充滿太陽光的二樓走廊里，幼小的艷子蓋了床紅絨被，正在讓志保阿姨給她念書聽。志保阿姨彎了背，膀子撐在膝上，手里拿着書在給她念。當艷子看見伸子從志保阿姨身後走上樓的時候，就叫了起來。“啊，姐姐來了。”艷子顯然很高興這個波瀾。

伸子沒想到艷子在生病。“怎么了？哮喘又發作了么？”

艷子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哮喘是她的老毛病。

“前兩三天不是下雨了么？放學回家的時候淋了雨，所以又發作了。”

“在念什么呢？”

“念‘一千零一夜’哩。”艳子摆动一下她那两条短短的小辮子，仰起头来，望着伸子說：“来这里坐吧，这里很暖和。”

伸子坐了下来，讓艳子半靠在自己腿上。艳子穿的是和被面同样質料的紅絨睡衣。

“阿艳，你是不是因为没有穿‘紅辣椒’，所以哮喘又發作起来了？”

身体孱弱的艳子，冬春兩季，經常穿紅毛綫編織的內衣。艳子的“紅辣椒”，在佐佐家很出名。已經升入小学三年級的艳子，老觉得不好意思穿那件衣裳。

“咱不穿‘紅辣椒’也不要紧了，許久沒有穿它了。”艳子从小和两个哥哥在一塊兒長大，所以說起話来，老是“咱，咱”的。棉被的周圍，乱放着五顏六色的紙張和盛玻璃珠子的小盒兒。太陽光下，被这些五色繽紛的东西一襯托，艳子的稚气的臉，显得蒼白而瘦小。

“大哥呢？不在家嗎？”

“不在家。”

“等会兒就要回来。剛才我已打电话去飯倉了。”志保阿姨說到飯倉兩字，特別加重了語气。伸子的姑父家就在飯倉，那里有两个表妹，一个叫冬子，一个叫小枝。和一郎經常到那里去玩，一呆就是几天。

“阿保呢？在做功課？”

艳子因为自己没有上学，只輕輕地答应一声“嗯”，使勁地点了点头，仿佛要把头縮下去似的。

“我去看看阿保再来和你玩吧。”

楼上北面一个長方形四鋪席的屋子，就是保的書房。伸子走到門口，剛想開門的时候，猛一抬头，看到門框上貼着一張紙

条。裁得和門框一样寬的那張白紙条上，用法国式的纖細字体写着 Meditation 这样一个字。伸子心里起了一陣漠然的惊惧，她把那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一遍：Meditation（冥想）。保把这样一个字貼在門上，自己躲在房里埋头学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觉得好像有些别扭。在她看来高等学校学生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們的团体活动，应该和保那張紙条上的字不一样。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应该有精力充沛的生活，有抑压不住的青年人的气魄和意志。那时，正是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三十几名京都帝大的学生被逮捕的时候。伸子不了解那个事件的意义，那个事件和伸子的生活以及她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离得太远了。可是，正因为不了解那事件的意义以及它那磅礴的气势，才使伸子为之震惊不安。可是保的生活和当前学生运动的潮流完全不同。对于这类事情，伸子还分辨不出它的是非好坏。可是，門上貼的那个字，却使伸子本能地起了反感，而且为之忐忑不安。

“保弟，在不在呀？可以进来么？”伸子一面准备拉門，一面这样問。

“是姐姐么？請进来吧。”保伏在写字台上，攤开了練習簿，正在抄写一篇法文的东西。北面的窗子打开着，可以俯瞰隔壁人家树木蒼翠的里院。在那里，一株高大的銀杏树树梢的嫩叶和楓叶的柔軟的嫩芽交相輝映。

“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保的眼皮生得厚厚的，鬢边和鼻孔下面長着細軟的汗毛。

“剛来。”沉默了一会兒，伸子問道：“客人来了，你知道么？”

“我知道。”

“为什么不下去呢？”

“……前几天我刚去他家里看过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的啦。”

保的语气很平静，他身上穿着带白点子的棉布夹衣，摆动着两条腿，低头看着隔壁人家的院子。

“姐姐，你今天不回去了吧？”

“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可是……”

回去也罢，不回去也罢，总之，这时伸子的心情，空空荡荡的，完全失去了依靠。

“那么，让我搞完这点儿，好么？”保的桌子上，除了学校里的功课表之外，还有他自己详细订出的每周作业时间表。

“好吧，……回头再谈吧。”伸子走出保的书房，顺手带上了房门。她深深地感觉到，佐佐的这个宅子虽然宽广，竟然没有自己安身之地。

二

东飘西荡，身心都无处安放的伸子，最后就像浮萍那样飘进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堂里。种满了野杉、枫树和车轮梅的院子，也荒蕪了，环境十分幽静，不像是在闹市里。只听到竹篱外边，江田在用橡皮管放水冲刷汽车的声音。

石台阶下面，是苔痕斑斑的踏脚石^①。踏脚石和踏脚石之间，长满了羊齿的嫩叶。廊檐下的地板的边儿是湘妃竹做的。前面摆着一个笨重的洗手石鉢。南五味子的藤盘绕左右，新绿葱

① 日本庭园里半埋在地里的石块，行路时作踏脚用的。

龍。一棵黃欖樹長得差不多有屋脊那樣高了。長斜形的廡檐，是仿照亭台的規格建造的。

伸子坐在廡檐下，把穿了白分趾袜子的双脚并排地放在木屐上，閑望着这个稍稍有点兒荒蕪的院子。

独自一人，对着院子出神的时候，她深深地觉得这几年来，佐佐家也起了莫大的变化。

这变化也反映在眼前这个院子里。伸子小时候，佐佐家这所住宅，完全是仿照亭台規格盖的。从大門入口处一直到通向厨房的小徑，都簡朴而饒有風趣。可是自从家里最近买了汽車，大門进来的曲徑鋪了石板，通向厨房的小路，也由于汽車間的方位而展寬了，因而，客堂的院子就不得不縮短几尺。以前这院子造得十分講究，牆角放石灯籠的地方，栽滿了楓树和松柏，后面还留出一条可容單身走过的碎石鋪成的幽徑。这样一个講究的格局，現在全給破坏了。为了那条汽車路，花匠把石灯籠往前搬了一下。失去了松蔭和楓叶陪襯的石灯籠，光秃秃的不像个样子，于是又在它前后左右胡乱种上一些树木。石灯籠不調和地矗立在院子的中央，仿佛在那里自悲其境遇。

伸子的父亲是个建筑設計家，懂得一个庭园應該是怎样的，可是为什么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大家毫不在乎，置之不問呢？从这件事情上，伸子觉得这就是說，这个朴素的八鋪席帶廡檐的客堂，以及这个院子，在佐佐夫妇近来的生活里已失去它的重要性和寵愛了。

当伸子还只二十岁光景，在家做大姑娘的时候，这个古老的客堂已逐漸用来作一家人的起居室。壁上糊着青底白条紋的花紙，英国式的凸窗下面配制了長凳。这就是明治四十年^①代初期，

^① 明治四十年是1907年。

伸子的父亲，一个明治元年生的日本建筑家，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兒財力，按照自己的理想所盖造的。所以虽說是西式客厅，其实却朴素得很，所用的木料也很粗陋。尽管这样，每到春天，透过淺藍色的玻璃，望到窗外的新綠，仿佛置身于水晶宫里一般，伸子那顆少女的心，不禁为之沉醉。

客厅的陈設也在不知不觉中間發生了变化。先前东一个西一个地摆滿了木棉座垫的客厅，現在里面摆了瓷器集錦櫛和鑲嵌着麦第奇^①徽号的雕刻精美的椅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經濟發展得十分迅速，因而在全国盖造了各式各样的大建筑。丸之內廣場的兩边，东京最初出現的鋼骨水泥的高楼大厦，就是佐佐和今津博士合营的建筑公司設計建造的。

伸子滿二十岁那年，跟随着父亲到了紐約。这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經濟的發展以及建筑家的父亲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不过，二十岁的伸子，不了解那次旅行的复杂背景。她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摆脱父母的安排和干与，独立生活。她在紐約和一个姓佃的專門研究东方語言的青年結了婚。她的突然結婚，也是从她那独立生活的一貫願望出發的。主要是因为她真心害怕母亲所策划的那一套“門当戶对”的买卖婚姻。她所真正希望的文学工作，不可能从那样的婚姻中获得。作为一个女性的伸子，本能地懂得这个道理。要是不結婚的話，“大姑娘”生活的难为情和痛苦的滋味，不知道要繼續到什么时候才結束；那个滋味，伸子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兩年中間，可以說是尝够了。

伸子从前年起，就和一个名叫吉見素子的女朋友在一塊兒

① 麦第奇是意大利佛罗稜薩世家，十三世紀末叶由佛罗稜薩北部的摩盖洛迁入市內，經商致富，家業鼎盛，族中出了許多政治家、詩人以及文艺爱好者。

过活。她和佃离婚了。她們現在住在駒澤区。結婚后的五年中間，在那可怕的不斷掙扎的歲月中，她經常從男家出走，東住幾天，西住幾個月，不一定住在娘家。離婚以後，她就開始了寫作生活，最初住在老松町的一個巷子里一家成衣鋪的樓上。那兒的院子很小，院子里有一株結了白子的南天竹，根下經常丟散着一些細小的紙屑。從那里可以看到遠處寺院里的松樹樹梢。每天清早，就可以聽到人們在公用自來水龍頭上取水的聲音。半夜歸家的人，木屐踏着陰溝板，清晰可聞，伸子常在樓下那個起居室里，吃着裁縫的老婆給她燒的土佐魚干。隔壁那間八鋪席的屋子里，五、六個做針綫活的姑娘一邊在做活，一邊低聲地聊天。伸子就在樓上自己的房里，抱著一種新生活從此開始的心情，不停地寫作。寫倦了，身上蓋了一條薄棉被，在火盆旁邊一歪。墊在身底下的漂亮的絨綫布大墊褥，是素子送給她的。原來放在佃家的自己的書籍，都搬運到這個寓所的樓上來了。她們兩個人，一個靠寫小說的稿費，一個靠做編輯——某個團體所辦的雜誌的編輯——的薪水，開始了共同生活。

這兩三年來伸子的生活的變化，從外表上也很容易看出來。一幕幕的情景，逐幕地在變更。而那时的佐佐家，無形中也變化得很厲害。可是它那變化，就像個大店鋪，無形中這兒變一點，那兒變一點，等到你開始注意到的時候，已經整個兒變了樣了。

佐佐是個健康而精力充沛、愛工作而性情淡泊的人。比如說，對那只鑲着麥第奇家徽的椅子，他是珍惜的，可是從來不做出一撫摩鑒賞、愛不忍釋的樣子。伸子有時回到娘家，遇着大家都在那間客廳里談天，父親也往往在那把十五六世紀時代的椅子上坐一下，說：“這樣不舒服的椅子，真虧從前的人有那樣好的耐性坐它。由此可見，進步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一面說，一面撥弄

着把手处不知用什么方法造成的小巧玲瓏的木輪子，使它發出輕微的聲音。

碰上他兴致好的时候，就說：“我表演个‘哈姆雷特’給你們看看吧。这是欧文先生^①的嫡傳衣鉢哩。”說完，他就脫下棉袍，斜搭在肩头，坐在那只雕刻精美的椅子上，一手托住前額，裝做沉痛的样子。然后說出那句膾炙人口的台詞：“To be or not to be.”^②这个心广体胖、腦肥头秃的哈姆雷特，架起他那穿了藏青羊毛袜子的短腿，側轉着剛刮过鬍子的紅潤的东北^③人的臉，煩悶地說出那句台詞的情景，实在教人笑痛肚子。伸子拍手笑着說：“我菲丽霞什么时候出場呢？爸爸，讓我菲丽霞出場吧，我来扮演。”

“很对不起，我剛剛学到这个地方，恰巧有人来拜訪欧文先生，我菲丽霞出場那一段，就沒赶上学。”

“爸爸这个人呀！尽扯淡！”坐在那边長椅子里的多計代，起初覺得好笑，后来变成气惱，点动着她那穿了白分趾袜子的脚尖，数說起来。“爸爸这个人呀，干什么都是小丑收場。”

多計代爱的是悲壯深沉的热情，因此对于丈夫那样扮演哈姆雷特，以及伸子的凑趣的心情，就大不以为然，覺得都是对人生的真情的一种叛逆。

关东大地震^④以后，为了刺激經濟复兴，政府暂时廢止了汽車的进口稅。

“要买汽車的話，現在是个好机会。”

回娘家玩的伸子，也常常夾在父母弟妹中間，看到汽車公司

① 欧文（1838—1905）是英国名演員。

② 意思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見“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場。

③ 日本的福島、宮城、山形、岩手、秋田、青森六县称为东北。

④ 指1923年9月日本东京附近地方的大地震。

發行的各式各样的广告目录。

“單單多計代雇出租汽車的錢，就可以省下不少，我也方便得多。……可是，太貴的車子是不行的。首先，大門就進不來。”

經過全家（伸子不在內）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买了一輛英國制造的豆牌小汽車。又雇了一个机器工人出身的名叫江田的司机。江田生得五短身材，为人老实，和那輛小型的朴素的黑色豆牌汽車，很配得上。江田的脾气頗有点兒古怪，剛来的第一天，就声明絕對不穿制服，講好只穿佐佐用旧了的東西。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八點鐘，他就戴着佐佐用旧了的鴨舌帽，悠然自得地从他的家到这里来上工。

現在，隔着一道竹籬笆，江田正拿着橡皮水管在冲刷汽車，伸子想起江田的样子，不禁独自笑起来。她笑的倒不是江田，而是想起了父亲。生長在米澤的佐佐，辨不清江和井的發音^①，老是把它們念顛倒了。写起字来，一点兒也錯不了，可是說話的時候，江就变了井，井就变了江。江田初来的时候，佐佐对伸子說：“这个司机很不錯，他叫井田。”

从此以后，伸子就一直叫他井田。可是有一次，佐佐封了一点賞錢，遞給伸子，說：“拿去給井田吧。”

伸子接在手里一看，上面明明写着“江田殿^②”三个字。

“爸爸，这不是江田么？”

“是呀，是井田呀。”

“……………”

① 日語“江”的發音，和漢語“哀”相近，“井”的發音，等于漢語的“衣”，米澤地方的人，往往分辨不清這兩個音。

② 日本人不分尊卑上下，一般对人的敬称。

伸子笑得几乎跌倒，她把喜封从肩头上遞到佐佐面前，說：“爸爸，这字你怎样念？”

“是井田嘛。”

这件事情有一时期曾成为佐佐家的笑柄。每当發生了什么牛头不对馬嘴的事情，就搬出“嗨，又是个井田啦”来取笑。

一家人家，置备了一輛汽車，对于那家人家的历史來說，确实不簡單，整个生活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为了方便就置备一輛福特^①的国家，所以尽管是一輛非常朴素的豆牌車子，却由于是私人自备，这件事情的本身，就無异向社会宣告某种超出方便的东西。

佐佐依旧称江田为井田，在那車水馬龙的場所，为了使江田更容易辨别出主人的呼唤，特地吹一个發出鳴鳴的汽笛声的哨子，佐佐就这样地从早到晚越發扩大他的活动范围。

江田每天早晨把佐佐送到公司，折回来送多計代上街。等到把多計代送回家，又得去公司接佐佐。那时汽車还比較稀罕，多計代每天总要坐車出去。像今天这样的時候，能讓司机从容不迫地拾掇汽車，对江田來說，确是个不可多得的悠閑的下午。

伸子独自一人对着院子里那个不成样子的石灯籠出神的时候，她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家庭的生活情調的变化。江田是个忠心誠实的人，还有些旧式的虛荣脾气。有一次，他在伸子面前提到佐佐的大兒子和一郎的时候，称他为大少爷。伸子那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个家庭里，竟然会有大少爷这种人物么？倒是伸子用悬請的口气，痛心地对江田說：“請你以后不要再叫大少爷，叫和一郎先生好了，大少爷这个称呼，太不成話

① 美国的一种比較廉价的汽車。

了。”她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多計代。

“啊呀……有这样的事情吗？……”多計代有些尷尬，眨了眨她那長着美丽的睫毛的眼睛。可是过后也就算了。江田照样少爷長少爷短，这事伸子是知道的。

在日常生活上反而开始流出一股自發的刻薄無情的暗流来。

就在这些家庭生活的变化中，多計代把她的感情全部傾注到越智的身上。

当伸子凝視着蒼苔上的落日余暉的时候，一輛自行車，上面坐着兜生意的跑街，在已經关上了門的汽車間那兒拐了一个弯。来到女佣住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时，年輕小伙子就下了車，低声地不知在講些什么。突然引起女人們的一陣打情罵俏的嬌嗔声。年輕的伙計發出粗獷的笑声，又講了一些引逗女人們發笑的話。那些笑声是旁若無人的笑声，是不把主婦放在眼里的笑声，是不經呼喚就不理睬的那种放肆的笑声。伸子的視線，越發执拗地凝固在蒼苔上了。

三

过了一会兒，卖豆腐的小喇叭响了，厨房里显得忙碌起来。無精打采的伸子，把特地为庆祝父亲生日而买来的黃白玫瑰花束，插在刻花的玻璃花瓶里，花瓶放在壁爐旁边的小桌子上，那兒还放着她父亲的棉袍。

阿保从楼上走了下来。他走进那間只有伸子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里面的屋子，站着向四下里看了一遍。